

在大地上行走

何频

节气,夏山如怒,竹林荫护藤蔓与菌类雨中蓬勃生长,俨然北国小江南也。

有自然村靠近峡谷,好风好水又迁来几户人家。有院落,有楼屋,每家每户,大小汽车与农用车齐备。有的做木雕和盆景,有的从事木材加工,种田种菜种花,安详自适。这情景,与我多年前在外国某些名声在外的农村造访的情况大致相同。夏日早晨露水大,玉米苗挂着盈盈露珠,红蓝牵牛花缠绕开放,地边偶尔有野兔出没。杂树和果树上鸟多,能够辨认出来的,是花喜鹊、灰喜鹊、麻雀,还有引人注目的红嘴蓝鹊。布谷鸟在城市里遇到,在这里,早晚的时辰,它带有文学意味的声音一连声叫着,深沉低回。

乘坐景区大巴,我们登上了茱萸峰。又坐私家车到晋豫交界的一斗水村,在石头院子里吃富有特色的农家饭,到镇上夜游繁华。过了不久,我自己又到云台山镇隔壁的七贤镇游览。七贤镇和云台山镇互为表里,是现代旅游业造就了当地繁荣。游览的时候,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研究的朋友由衷感觉现在农村政策惠民,我的大学同学曾在郑州郊区当知青,对农业、农村不陌生,今昔对比,也很有感慨。

焦作这一带,因古怀庆府的人文背景,又有名怀川,与郑州隔黄河相望。黄河出了孟津,经桃花峪进入中下游,北边是焦作与南太行,地势为牛角形状,现今又多了一条南水北调中线大渠。在焦作登高,可望见大河之南堤坝形状的邙岭邙山。邙山乃伏牛余脉支脉,西过嵩洛,连着中岳嵩山。这也是我2023年这一年旅行的焦点。一夏天与秋天,将遍地好庄稼看得真切。反复走在两山一河之间,亲密而清

楚地看着玉米生长与收获,仿佛回味我的青少年时光,无比新鲜。大地满目青纱帐,玉米苗拔节长高,在8月立秋前后生出天缨和腰穗。朝天的玉米穗才露出,是嫩黄白和紫褐两种颜色。大约一个月后,蓬松的玉米缨变干褐,玉米就可以收获了。与过去先割倒玉米棵,再把玉米穗掰下来不一样了,现在是机器收获,或者人工先收获玉米穗。农业产业结构大变化,蔬菜、药材与特产和玉米间植。例如,辣椒比玉米大豆生长期长,要到10月底才刈除种麦。相当于过去棉花收获了,拔掉花柴才种麦。故而,老话说的“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应时”等情况发生了变化了。加上气候暖化,种麦一直持续到11月份。10月中旬到11月底,40多天时间,我来回穿行嵩洛好几次,亲眼看农家收秋种麦,大块地是农机耕种;山地河沟地小块地,与地角地边,仍旧是手割种,自家人拉耧耩地种麦。靠自己灵活掌握,因地制宜。11月底古嵩落霜,山里的牵牛花,经霜渍才蔫而枯谢,但野枸杞还青绿鲜活。前人说“秋山如妆,冬山如睡”。季节区分不是铁板一块,夏与秋、秋与冬之过渡,现在夏秋两季明显变长。太行山和伏牛山,植被变化了,山色不同。11月底,少林寺与初祖庵、达摩洞,早晨未落叶的满山橡栎,凌寒而披靡萎缩。中午时分,虽然还是阴天,因气温上升回暖,橡栎之叶再现舒展蓬动,如走浮云。在松柏竹子常绿植物衬托里,郁郁碎叶黄绿斑驳,黄栌树老叶猩红,不知名的杂灌密集,有红黄、橘黄、橘红,色相丰富。

我越来越爱土地与自然,除了山川河流给我以欣赏与陶醉,也与少年记忆有关。农家生活,还给我陶器般的朴素清新。另外,我伏案写作,要靠自然和

农村赋能,从大地行走中汲取营养。

往前数,当年开春3月间,我从郑州到广州打来回,二月花朝连春分,不同地域景色各异,令我胸襟和眼界大开。郑州到信阳,这是第一段,地属黄淮海大平原。乍暖还寒,桃李杏花樱桃,姹紫嫣红正开。一望无际麦苗青青,麦苗预备着起葶,抖擞精神齐整整的,连绵村镇因落叶未醒凸显着。大江大河从第二段起,车过了鸡公山,大悟、武汉,长沙、衡阳,长江湘江洞庭湖与南岳,是富饶的鱼米之乡。“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菜园茶山,鱼塘湖岸,竹林松杉,一下子抖落了残冬的碎屑。末一段山海相连,岭南的红木棉、黄花风铃木,羊蹄甲各有风姿……一途多风力发电,大风车一重重、一行行,从黄河长江到三湘粤北,还有光伏发电。大地图景和大地艺术,是为不虛。

11月下旬,登封照例举办农历十月的中岳庙会。我去赶会,看热闹,观民俗。那气势大,大过元宵灯会和二月二的古庙会,比我几十年前看到的场景还大许多,极其壮观。十月十四是个星期天,集市坐北朝南,一顺儿在中岳庙前摊开,东西绵延五六里不止。和风暖日人气旺,周围好几个市县做买卖的,甚至晋陕卖货者,五行八作汇聚此地,大场面精心区划——日用百货一块,吃食特产一块,杂耍游戏和搭台唱戏一块,大宗交易一块,还利用声光电和电信服务,专门为年轻人造了一月五光十色的娱乐世界。

农业社会,小农经济,从秦汉直到新中国初建,大地的面目和生产生活方式,越千年而变化不大。旧年多叹民生艰难,而当下,城乡融合与城市化、新农村的好处,让人重新认识和观察着。

北京下大雪,江西的同学开始在朋友圈宣传家乡的脐橙。橙子是我最爱吃的水果,赣南脐橙是其中有名的品种。下单,到货,开箱,最上面放了一纸说明:先通风放几天,待糖分沉淀后剥开,剥之前需用力揉搓。以往吃橙子都是拿刀切,为了地道地吃正宗的脐橙,这次我直接上手。揉搓之后果然好剥很多,剥的过程中,橙皮中新鲜饱满的汁液爆破而出,手上、空气中都是它的香味。被这样青芬的香气所笼罩,下意识想到那句“香雾暖人惊半破”,出自苏轼的《浣溪沙·咏橘》,最末一句是“吴姬三日手犹香”,与周邦彦《少年游》“纤手破新橙”的女子似有同样的情态。原来,宋人正是如此剥橙子的。

由此想开去,橘、橙、柚等柑橘类的水果,不仅味道甘美,而且历史悠久,在我们的文化史上也颇有可说之处。早在先秦,屈原就在《橘颂》中自比志节如橘,以其生于江南而不可移徙,赋予它以不屈的气节和品格。唐张九龄“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即是对这一味物传统的继承。

吃个橙子,就能联想到这么多古诗词?这实在是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寻常的一花一木背后,或许就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从《诗经》的时代开始,草木就用于兴起和借喻,被历代文人赋予各种各样的寓意和象征,并且绵延千年。舒婷之所以写“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是因为早在唐代,白居易就在讽喻诗中写到了凌霄花趋炎附势的形象。戴望舒希望在雨巷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是因为唐宋以来的诗词中,丁香总是以含苞待放的形象出现,以比喻胸中愁思郁结、难以排解。

文学之外,作为先民衣食和医药的来源,植物又与本草、农学、园艺、民俗乃至文明交流等诸多领域都有关联。蒹葭传说可解河豚毒,“蒹葭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说的其实是一道绝顶美食。“终朝采蓝,不盈一簋”,蓝曾是我国重要的染蓝植物,但它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民族工商业的兴衰史。“分外一般天水色,此方独许染家知”,鸭跖草染成的颜色既青且轻,所以古人用来画灯,由它制成的胭脂名叫“夜色”。江苏民歌《茉莉花》中的茉莉其实原产印度,在唐代经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茉莉一名乃是梵语音译而来,后被用来象征爱情的纯洁与美好……

如果以某种植物作为考察对象,将它在历代典籍中的资料加以梳理,便会发现身边一株不起眼的野草,也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一首诗,并由此进入传统文化的一个媒介或窗口。你会发现经由植物重新编织起来的,是一个姹紫嫣红、古典诗意、妙趣横生的世界。

古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南宋时,陈景沂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史籍中与植物相关的杂录、掌故和诗词歌赋。其《全芳备祖》被誉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明代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记载四百余种植物。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农书,其搜罗的文献资料以典故艺术

居多。清代汪灏等人奉康熙帝之命,在其基础上扩编成百卷之巨著《广群芳谱》,收入植物达一千六百种,以汇考、集藻、别录为类搜集文献,而尤其侧重“集藻”,即历代文人歌咏。清人吴其濬编写《植物名实图考》,旨在考订古籍中植物的名与实,但也忍不住在其中加入相关的文化掌故。例如在介绍水生植物“菱”(一种菱角)时,作者不惜花费大量的篇幅讲述与之有关的历史典故,以及吴越一带自古以来的采菱风俗。

因此,与西方的博物学、植物学不同,我国古人对于花草树木的打量,离不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花草果品,其栽种与玩赏,都有文人审美的意识参与其中。这在明清两代尤为突出。明代文震亨《长物志》讲玉簪的种植,“宜墙边连种一带,花时一望成雪,若植盆石中,最俗”。《遵生八笺》写香橼成熟时,“山斋里最重的一件事,就是将其采摘回来作为清供,“每盆置枰廿四头,或十二三者,方足香味,满室清芬。”清代李渔《闲情偶寄》、黄图珖《看山阁闲笔》对于如何赏花都有精彩的表述。李渔极爱水仙,将其与春兰、夏莲、秋海棠、冬腊梅并举,视之如命,即便晚年生活困窘,水仙开时,仍执意去当铺抵押首饰换钱购之,家人劝阻,答曰:“汝欲夺吾命乎?宁短一岁之寿,勿减一岁之花。”《看山阁闲笔》记载观赏木芙蓉,需“以小船荡桨至秋江之畔,短笛空腔,坐花待月”;赏芍药,则宜将庭前之落花铺成褥子,然后“团坐于上,传杯剧饮”,直可与《红楼梦》“憨湘云醉眠芍药裯”的经典情节对读。

《红楼梦》被誉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作者对于花木的品评及文化寓意等方面同样熟稔。据统计,前八十回,每一回出现的植物种类都在十种以上。大观园造景,李纨住处稻香村附近有杏花几百株,花开时“如喷火蒸霞一般”。这是因为“杏花无奇,多种成林则佳”。曹雪芹善于以花喻人,这

在大观园女子行酒令占花名一回展现得淋漓尽致。宝钗抽到牡丹,湘云抽到海棠,探春是杏花,黛玉是木芙蓉。这些花木与人物的地位、性格、气质乃至命运一一对应,且都能在前代的诗文中找到依据。

所以说,经过世代的传承和累积,植物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此,我们在吃橙子的时候,吃的不仅仅是橙子本身,还能通过与之有关的诗文,回到历史的、文学的现场,与古人对话交流、产生共鸣。我国台湾学者潘富俊在台北植物园工作期间,曾特意设置“诗经植物”“成语植物”等专题植物展示区,使观者能够了解植物背后丰富的人文内容。我遐想,我们也可以将那些有历史、有故事的植物都种在一个园子里。如果要给这个园子取个名字,我以为是:古典植物园。

百合、天竺葵、凤尾竹……当然也有一些动物藏身其间:野兔、小鹿、松鼠,还有花豹……

古书上说,冬主藏。我理解这个藏,不仅是收藏,也有隐藏的意思。关于宇宙、天地、自然的道理,我并不一定讲得很好。但我知道,一个疲惫的人只有睡得充足了,才能为第二天积攒充沛的精力;一个心情低落的人,只有做了好梦,才会为再次醒来时酝酿出良好的情绪。

因此,一旦冬来临,我并不惧怕和抱怨寒冷,而是怀着某种期待,某种欣喜。就像我天天盼着年迈的母亲能安然酣睡,以便她第二天醒来时能神清气爽,在愉悦的情绪感染下,对我们绽放一个春天般的笑容。

我知道,在物质纷纷收敛、隐藏的季节,一切应该回归于精神。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我就不再依恋过往的花红柳绿或刚刚过去的落叶缤纷,我只想守着那些美丽的霜雪之花。当下一个春天到来,草木生发,万紫千红,它们就都有了各自的归属。

随笔

大地

霜雪之花

任林举

落得星星,不停地飘落下来。不知道天上种的是什么树,拥有多大规模的一片林子,每棵树上开了多少花朵,遇到了多大的一场风,飘落时竟如此绵绵不绝和广阔无边。一夜之间,雪已把大地上的一切都覆盖得严严实实。

远远看去,布满山头的那些没有叶子的树木,如国画中的淡墨洒渍着,在苍茫大地与灰色天空之间勾画出一个浅浅的分界。

在整整一个秋天,那些河流已经在沉静中呈现出一种深蓝。本以为那

文思

苏轼善食之趣屡见于两宋士人笔记。无论是与之相识的北宋时人,还是南宋诸多作者,皆在笔记中不吝笔墨,大加描摹。吕希哲曾记元祐年间苏轼戏谑事。苏轼赞熟肉味美,而范滂告诫其多食则易发痲风,苏轼笑谓范滂诬告肉食。篇章虽短小,已勾勒出苏轼贪食善膳的形象。苏轼爱美食已为时人所知,被贬黄州时,亲自烹调,教会那些不善烹煮的贫困农人善用食材,“净洗铛,少著水,柴头菘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此之谓东坡肉。之后,又教过当地人如何煮鱼与酿蜜酒。彼时苏轼亦是拮据,却也依旧关心当地民生。但与之之为营救黄州弃婴而组织的雪堂教儿会相比,为红烧肉撰写的“火候足时他自美”之诗反而流传度更广,或许正是因为符合受众对苏轼谐趣的印象。

类似的叙事还见于邵博《邵氏闻见录》。经筵官员于资善堂会食,听苏轼盛赞河豚味美,便问河豚是何种滋味,苏轼回复简约绝妙:“直(值)那一死。”河豚味美且有剧毒为天下所知,而在苏轼看来,河豚滋味之美难以直接言说,便为尝鲜而身死,亦是值得。

鲜美河豚与肥腴熟肉皆是美味,而苏轼为吃甘愿冒痲风、身死之险,虽有妙趣,却亦过于贪口腹之欲,明显不符合儒家中庸哲学。至北宋末期,士人笔记中对苏轼同类故事的记载已有雅化趋势,以苏轼与刘贡父的“三白”戏谑为显。“三白”最早见于朱弁《曲清旧闻》。苏轼回忆在制科考试时所食美味,称“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刘贡父追问何为“三白”,对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引刘贡父大笑。之后刘贡父请苏轼过其家吃晚饭,案上设盐、萝卜、饭而已——盖取三白为篇字。苏轼再邀刘贡父赴家宴吃晚饭,案上空无一物,盖毛与无同义,羲字意为三元,既无盐,亦无生萝卜与饭。与之前所载的猪肉、河豚不同,“三白”叙事不粘于口欲之乐,更凸显宋代文士的文字游戏,趣味雅化。

“三白”故事此后屡见于宋人笔记,而叙事主人公有所变更。如曾慥《高斋漫录》所记,钱穆父邀苏轼食斋饭,亦是设饭一杯、萝卜一碟、白汤一盞而已。宴罢之前记有苏轼的宴饮观,“寻常往来,须称家有无;草草相聚,不必过为具”,豁达、简约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

苏轼一生跌宕起伏。据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记,苏轼兄弟双双被贬岭南时,曾于梧州、藤州之间相遇。见道旁有人卖汤饼,便共食于道。荒郊野岭,食物滋味糟糕,简直“犹恶不可食”。苏轼食之殆尽,见一旁苏辙对箸叹气,忍不住大笑:如此难吃的食物一口气吃完,难道还要细细咀嚼品味吗?此时苏轼已近花甲,此或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同食。荒村、恶食、老迈、贫病,人世诸多艰险,皆付笑谈中。

善烹调、知食物之美,且诙谐善谑,是宋人为苏轼勾勒的写实侧影,又在不同时期局中得到再解读,形象被重新解构并得以流传。在记录与虚构再创造中,苏轼逐渐成为宋代文士(尤其南宋文士)所憧憬的鼎盛宋世的典型象征。早前对苏轼善食的记载虽极富趣味性,而不免偏于俚俗。在宋世流转中,逐渐偏重对苏轼趣诞形象的营构,体现出将诙谐滑稽语雅化、挖掘戏语中严肃认真一面等特点。而原本贪嘴善食的苏轼形象亦向庄谐雅正过渡,是为苏轼形象在历史生成中获再评价的文学表达。认为河豚鲜美“值那一死”的苏轼显然过份贪恋口腹之欲,不符合南宋士人眼中才学胆识趣俱存的国士苏轼。南宋孙奕的《履斋示儿编》

中,对苏轼品河豚的记录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小小说法言说苏轼受人之邀品评河豚,且宴请者及国家老幼都高度重视苏轼的品评。孙奕在相关记述结尾的评论无疑是合理化了苏轼将食欲与生死相连的评析,肯定苏轼的品评。

南宋末,士人盛赞苏轼诗文,称自其中识得“货之品、菜之品、果之品”等,便是苏轼善食指向发生变化的证言。苏轼是见证过宋世繁华风流的士人,是承平时期过其家吃晚饭,案上设盐、萝卜、饭而已——盖取三白为篇字。苏轼再邀刘贡父赴家宴吃晚饭,案上空无一物,盖毛与无同义,羲字意为三元,既无盐,亦无生萝卜与饭。与之前所载的猪肉、河豚不同,“三白”叙事不粘于口欲之乐,更凸显宋代文士的文字游戏,趣味雅化。

清晨时分,忽然有梦,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置身于一片似曾相识的树林之中。至于树木,混混沌沌的,分不清是黄栌、胡杨还是槭树。总之,地上堆积了厚厚的叶子,红的或黄的,色彩斑斓。脚踩上去,仿佛踩到了海绵之上,却有沙沙的声响,如蛋壳等脆薄之物的破碎。

半梦半醒间,似乎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似乎也知道这就是前日在林中行走时的实景,便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这有一点绚烂也有一点温暖的梦,千万不要醒来,我要在那种美好的感觉中一直走下去。然后,又在混沌中接着畅想。这季节更迭、四时轮转,何尝不是天地自然的状态转化呢?春天是它的早晨,夏天是它的正午,秋天是它的黄昏,冬天则是它的夜晚。

就这样,我在自己的思绪搅扰中,不知不觉醒来了。醒来,前些时日的暖秋景色已荡然无存,一场秋风扫光了所有的叶子。树木们露出嶙峋的枝丫,就那么向天空执拗地举着,但撑起的再也不是几片彩色的残枝,而是漫天洁白的雪花。



作者张溪今,中国美术馆藏。

大地

一日,气温直降十摄氏度,仿佛“哇”的一声,大地进入了冬眠。

突然的瞌睡,必然会终止一切清醒的意识,使很多正在进行的想法或思维都在瞬间停滞下来。江河、池沼中的水浪刚刚抬起头,未及落下,便凝结为冰,成了水流的雕像。

只有漫天纷飞的雪花,如梦里坠

霜雪之花

任林举

落得星星,不停地飘落下来。不知道天上种的是什么树,拥有多大规模的一片林子,每棵树上开了多少花朵,遇到了多大的一场风,飘落时竟如此绵绵不绝和广阔无边。一夜之间,雪已把大地上的一切都覆盖得严严实实。

远远看去,布满山头的那些没有叶子的树木,如国画中的淡墨洒渍着,在苍茫大地与灰色天空之间勾画出一个浅浅的分界。

在整整一个秋天,那些河流已经在沉静中呈现出一种深蓝。本以为那